

贵州省乡村旅游提质升级的动力机制研究

刘芸杉

云南师范大学地理学部 云南昆明 650500

摘要: 乡村旅游是指发生在乡村地区的旅游活动,在乡村地区参与的观光、休闲、康养等活动以及产生的所有消费行为都属于乡村旅游的范畴。目前,乡村旅游已成为贵州省发展新的经济增长点,贵州省已具备了一定的乡村旅游发展规模,有着较好的乡村旅游发展市场前景。本文根据分析驱动贵州乡村旅游发展的主成分因素,针对性的为贵州乡村旅游提质升级提出对策建议。

关键词: 乡村旅游;主成分分析法;贵州省

引言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也在农村。自党的十九大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以来,各地立足乡村资源禀赋和经济发展实际,全面推进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

现有研究集中于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评价与障碍因素诊断^[1]、乡村旅游地空间分布规律及形成机理^[2]、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内涵阐释与路径探索^[3]等。近年来,学者们开始深入探讨旅游驱动乡村振兴的具体实践模式与机制^[4-5],但对乡村旅游动力机制的定量研究较少。因此,文章以贵州省为例,探究其乡村旅游发展动力机制,以期为推动贵州乡村旅游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一定的实践依据。

一、区域概况

贵州省乡村旅游资源类型多样、开发潜力巨大,在自然方面,喀斯特地貌塑造了奇峰异石、地下河景观;在人文方面,众多传统村落与特色村寨星罗棋布,省内聚居的16个少数民族保留了独特的风俗习惯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为乡村旅游拓展了广阔发展空间。

二、研究设计

1.研究方法和指标体系构建

文章主要采用主成分分析法,以此来减弱自变量之间的相互干扰。数据来源于2013—2021年《贵州年鉴》及贵州省统计公报等。

作者简介: 刘芸杉(2002—),女,云南昆明人,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区域经济开发与管理。

在旅游经济基础方面,选取旅游总收入X1反映乡村旅游产业总体规模与市场吸引力,选取A级旅游景区数量X2表征优质旅游资源的集聚程度与品牌竞争力;在生态环境质量方面,选取森林覆盖率X3反映区域自然生态本底,选取PM_{2.5}浓度X4从空气质量角度反映旅游环境的舒适度与康养价值;在乡村旅游资源方面,选取中国美丽休闲乡村数量X5、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县X6、传统村落数量X7、农家乐数量X8四个指标反映乡村旅游的高质量成果,乡村文化遗产的富集程度与文化旅游潜力,以及乡村旅游接待设施的完善程度与市场活力;在交通支撑条件方面,选取交通网密度X9反映区域交通基础设施的完善程度,以及乡村旅游地的可进入性与客源市场的辐射范围。

2.数据处理

(1)数据标准化

对原始数据进行极差标准化处理,计算公式为:

$$D_{ij} = \frac{(x_{ij} - x_{j\min})}{(x_{j\max} - x_{j\min})} + 0.01$$

式中: x_{ij} 为*i*年*j*指标的值; $x_{j\min}$ 为*j*指标最小值; $x_{j\max}$ 为*j*指标最大值; D_{ij} 为标准化处理后的值。

(2)相关性系数检验

相关性系数检验的目的在于识别各变量间的线性关联度,若某一变量与同组其他变量的相关性较弱,在主成分提取时应考虑予以剔除。(见表1)

每组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都在0.5以上,且大部分自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在0.7以上,说明变量之间具有线性相关关系,可以使用主成分分析法继续进行分析。

KMO检验值为0.705,大于0.7,说明数据可以做因

表1 相关性系数检验

Tab 1.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test

	X1	X2	X3	X4	X5	X6	X7	X8
X1	1.000	.692	.567	.789	.650	.736	.750	.729
X2	.692	1.000	.555	.904	.982	.742	.897	.984
X3	.567	.555	1.000	.671	.564	.867	.769	.577
X4	.789	.904	.671	1.000	.930	.898	.928	.953
X5	.650	.982	.564	.930	1.000	.782	.896	.989
X6	.736	.742	.867	.898	.782	1.000	.886	.809
X7	.750	.897	.769	.928	.896	.886	1.000	.907
X8	.729	.984	.577	.953	.989	.809	.907	1.000

子分析; Bartlet球形检验显著性值小于0.05, 说明数据可以进行主成分提取。

表2 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Tab 2. KMO and Bartlett tests

KMO 取样适切性量数。		.705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近似卡方	134.707
	自由度	36
	显著性	< .001

(3) 特征值和累积方差贡献率

文章采用累积贡献率>85%、提取特征值>1的方法对主成分进行选取, 具体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特征值和累积方差贡献率

Tab3. Eigenvalues and cumulative variance contribution rates

成分	初始特征值			提取载荷平方和			旋转载荷平方和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总计	方差百分比	累积%
1	7.629	84.769	84.769	7.629	84.769	84.769	4.486	49.850	49.850
2	.738	8.198	92.966	.738	8.198	92.966	2.553	28.369	78.219
3	.408	4.535	97.501	.408	4.535	97.501	1.569	17.429	95.648
4	.124	1.383	98.884	.124	1.383	98.884	.291	3.236	98.884
5	.065	.727	99.611						
6	.025	.272	99.883						
7	.008	.088	99.971						
8	.002	.022	99.992						
9	.001	.008	100.000						

从结果来看, 符合主成分因子判定条件的只有一个主成分, 初始特征值总计7.629>1, 且该主成分方差百分比占84.769%, 累积贡献率达84.769%, 使用该主成分因子可以解释所有信息的84.769%, 损失的信息仅为

15.231%, 说明只要提取一个主成分就能满足该研究主体的解释要求, 完全可以用这一主成分来进行综合评价。在确定了研究主体提取结果为一个主成分之后, 对该主成分的成分矩阵值和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值进行进一步的分析。

表4 成分矩阵值和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值

Tab 4. Composition Matrix Values and Composition Score Coefficient Matrix Values

	成分矩阵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X1	.805	.105
X2	.931	.122
X3	.760	.100
X4	.977	.128
X5	.940	.123
X6	.925	.121
X7	.969	.127
X8	.959	.126
X9	.993	.130

从结果来看, X1至X9的大部分成分矩阵数值大于0.9, 进一步说明了文章提取一个主成分就能满足该研究主体的解释要求。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值是计算主成分得分的一个必不可少的值, 用以下计算公式可以得出第一主成分得分和综合得分, 具体的计算结果如表5所示。

$$B_1 = b_{11}D_{11} + b_{12}D_{12} + \dots + b_{1n}D_{1n}$$

$$B_2 = b_{21}D_{21} + b_{22}D_{22} + \dots + b_{2n}D_{2n}$$

.....

$$B_m = b_{m1}D_{m1} + b_{m2}D_{m2} + \dots + b_{mn}D_{mn}$$

式中: b_{ij} 表示成分得分系数矩阵值, D_{ij} 为无量纲化处理后的数值, B_1 、 B_2 ... B_m 为主成分的得分值。通过

计算得出的主成分得分可以对贵州省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进行综合评价。

表5 综合得分

Tab 5. Comprehensive Score

年份	综合得分
2013	0.1185
2014	0.3231
2015	0.4336
2016	0.5373
2017	0.6657
2018	0.7782
2019	0.9286
2020	0.9339
2021	1.0088

综合得分代表着乡村旅游发展水平的高低，综合得分由2013年的0.1185分到2021年的1.0088分，说明贵州省乡村旅游在各个方面均取得了较好的发展成果，有着较好的发展前景。

三、讨论

为推动贵州乡村旅游从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一) 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延伸农业产业链，发展田园综合体等业态，将农产品转化为高附加值旅游商品。做活文化内核，支持非遗活态传承，将文化资源转化为可体验的旅游产品。优化产业空间布局，形成功能互补、业态联动的发展格局，避免同质化竞争。

(二) 提升通往重点旅游村寨的道路质量，发展旅游专线等“微循环”交通。加快建设“智慧乡村旅游”平台，提供在线预订、智能导览等一站式服务，提升管理效率和游客体验。合理规划建设生态停车场、旅游厕所等旅游配套设施，与乡村风貌相协调，在满足功能需求

的同时不破坏乡村的整体美感。

(三) 鼓励村民以资源入股的形式参与旅游开发，确保其共享发展成果。构建由政府、企业、社区等多方共同参与的共治格局，确保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形成发展合力。

(四) 对核心区域实行严格保护，科学评估游客承载量，推行预约制度，避免超载运营。全域推广绿色低碳技术与管理模式，鼓励使用节能器具和清洁能源。建立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的平衡机制，并尊重当地居民的生活习俗，避免过度商业化，确保文化的真实性得以传承。

参考文献

- [1] 殷章馨, 唐月亮. 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评价与障碍因素分析——以长株潭城市群为例[J]. 统计与决策, 2021, 37(14): 54-57.
- [2] 马斌斌, 陈兴鹏, 马凯凯等. 中国乡村旅游重点村空间分布、类型结构及影响因素[J]. 经济地理, 2020, 40(7): 190-199.
- [3] 周丽, 蔡张瑶, 黄德平. 西部地区乡村旅游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丰富内涵和实现路径[J]. 农村经济, 2021, (6): 137-144.
- [4] 李志龙. 乡村振兴—乡村旅游系统耦合机制与协调发展研究——以湖南凤凰县为例[J]. 地理研究, 2019, 38(3): 187-198.
- [5] 陆林, 任以胜, 朱道才等. 乡村旅游引导乡村振兴的研究框架与展望[J]. 地理研究, 2019, 38(1): 104-120.
- [6] 麻学锋, 刘玉林, 谭佳欣. 旅游驱动的乡村振兴实践及发展路径——以张家界市武陵源区为例[J]. 地理科学, 2020, 40(12): 2019-2026.